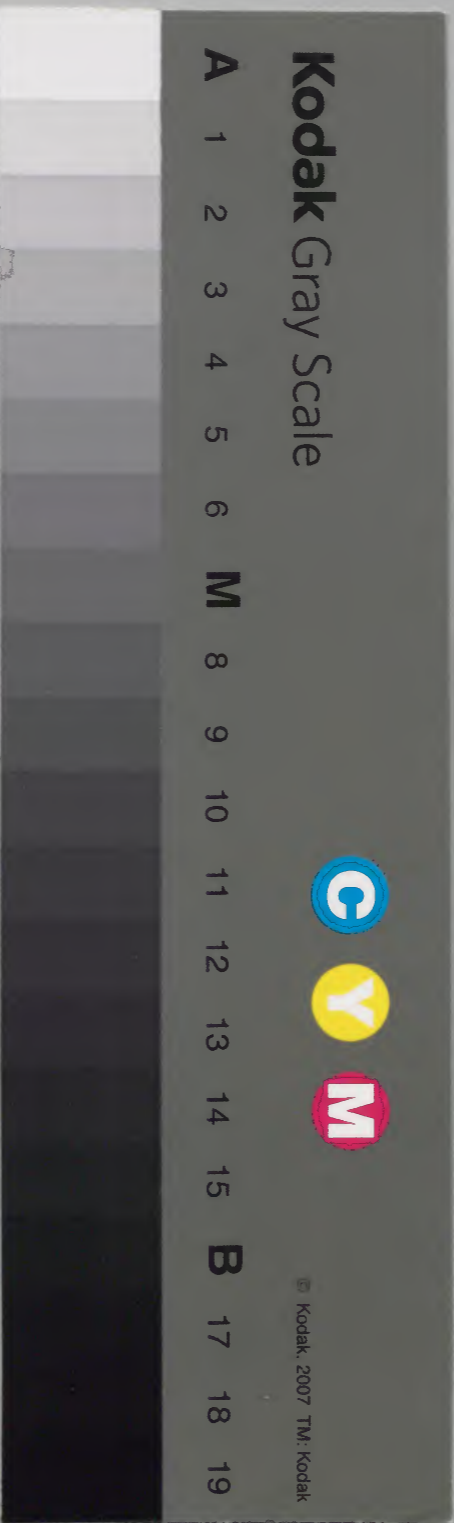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六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63)		
函號	別	14	1













三日其力易足秦周商鞅之法加月為更卒以復為正卒一歲

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於一史卒謂給郡縣一月而

都官者率詔令人一歲之中屯戍田租口賦盜鐵之利二十倍

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盜鐵之利二十倍

於古秦賣盜鐵貴故下人受其用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

或耕豪人之田見稅十五故貧人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食

人之食又曰倪寬為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獄卑体下士務在

於得之民心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為有貧弱及農要

故租多不亦後有軍發在內吏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車牛小家擔負輸租徭屬不絕課吏以最上上田此愈奇寬

又曰元鳳中詔曰夫穀賤則傷農今三輔太常殺減賤減猶其

令以救粟當今年賦租稅元手初詔曰天下以農為本曰者省

用罷不給官減外搖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恐焉

其減口賦錢有司奉請減十三上許之

後漢書曰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明

帝即位人無橫征天下安寧時穀尚貴尚書張林上書言穀所

以貴由錢賤也可尺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志曰太祖初平袁紹下令田租畝收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

斤餘不得擅興



晉書武帝平吳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尺綿三斤  
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  
夷輪實布戶一疋遠有或有夫不果由者輸一義米戶三斛遠  
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齊書高帝初竟陵王子良  
上表曰今所在穀價雖何而比室飢兼續雖賤駢門裸質而守  
宰務在哀刻園桑品產以准資課致今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  
人產室價利一時進遺舊科退容姦利故人康泰其可得乎隋  
書曰初蘇威父綽在須魏時以國用不足爲征租稅之法頃稱  
爲重既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誰能

施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從輕典  
帝悉從之

又曰開皇元年陳平上御朱雀門觀凱旋因行賞慶頒給所費  
三百餘帝以江表初綻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  
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簿賦於人又大經賜用得  
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  
無減損乃更開右藏之構無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兼耻  
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唐  
書曰開言八年二月始曰頃者以儻調無憑好惡須准故遣作



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作土實防源斯  
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於副於今而遂即家其文尺有至五  
文爲疋者理甚不然濶尺八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之樣  
之時須在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慕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  
踰於比年例尺丈過多者奏聞

又曰開元二年十五年定令課程戶丁一租調准武德仁之制  
其調絹絕布並隨鄉土所出絕絹各二丈五尺輸絹絕絕者綿  
三兩布麻三斤其絹絕爲布端綿爲疋麻爲綵若當戶不成疋  
端也綵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

升與租同受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卷人君之欲

無窮以有時欲有卷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

度量不生  
無限也

則上下相疾也 又曰桓公伐楚齊汝水踰方城望文山使貢

絲於周室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昆吾之見切玉如泥

又曰周王時西域國有山人表王爲中天之臺日月獻王衣衣

旦旦薦玉食王執山人之袂騰而上天

文子曰楚人擔山鷄路人問曰何如也欺之曰鳳凰也路人請

千金弗與倍乃與之將獻楚王經宿鳥死路人不惜其金唯恨

不得獻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遂聞楚王王感其貴負於獻欲



已原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舜子曰春為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王所立為十五珥而美其一缺為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所在而勸以為夫人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

為有公田此觀之雖亦助也

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則天下之適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禮曰因定無征法而不廛者以什之一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閔譏則天下之族皆愿而

出於其路矣 言閔禁異服異語耳之不賦不征悅也周禮曰閔之謂文閔門之征猶譏王制不征王以前文王亦

也 不征 耕者取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野矣 助者并田什一

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君履畝之教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原願

為之民矣 里君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曰宅

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元取事者夫家之征 襄伐綠事之重故孟子欲凡則寬夫去里布則人皆樂之人



白主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猶道也  
萬國之室人之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稻五穀不生  
唯叅生之無城國公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弊帛饗籩無百官  
有司故二十取而不足也今君中國去人倫無君居如之何其  
可也 孫武子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馬能及  
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上毛實役其  
人民之力故賦稅無專徒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矣新序曰楚  
有敝魚楚王曰獲魚食之不尽賣之不善棄之又惜故未獻之  
左右曰鄙哉亂辭也楚王曰子不知魚之其以此喻寡人也於

五

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食粟發帛而賑不罷去後宮不  
御者出人以寡夫楚國民欣欣大悅憐國歸之

荀說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古且者十一而稅  
以爲天下之中今漢人田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  
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家太半之賦官家  
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王奉是以惠下下通而威福力  
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務而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

魚豢魏畧曰漢陽嘉三年殊勒國王貢西海青石帶舟至皇甫  
謚帝王世記曰西王母慕舜德得獻白環及矢并貢益地圖



西京雜記曰初脩上林苑群臣遠方各貢合枝李者楊孚楊孚  
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善味交阯有橘  
官一人秩三百十歲主貢御橘

雜望氣經曰黃白氣潤澤入翼四海有侯王未獻者天子四海  
之國入輒諸侯王者有獻車者出輒天子用車爲弊賜諸侯王  
魏文帝與王郎書曰孫權重遣使你臣奉貢明珠百篚黃千溢  
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千品萬類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七

治道部八

賦歛

周禮天官下掌皮曰掌秋歛皮冬歛革

又地官下祿師曰凡用粟者春頌而秋歛之

因而而施之  
饒時而歛之  
委人

掌歛野之賦歛薪芻凡疏財木林凡畜聚之物

聚歛野賦物之  
園園山澤之賦

凡疏財草木有實者凡畜聚之  
物凡瓠菜芋藟冬之具也

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大羈族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待時

而頌之 禮記王制曰者古公田籍而不悅

籍之言借也惜民力而  
治美惡取於此不悅



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  
市合 關譏而征 譏異服譏異言也征亦稅 市廛而不稅

又曰大學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道臣

左傳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徒臺上殫人觀其避九者

又下文曰緡雲氏有不才子 晉黃帝時官名 貪于斂室室胄子貨賄侵

欲崇侈可不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亦冒

貪也盈滿 天下之民以此三凶 非常子孫

實財也 謂之饗 貪財為饗貪食為饗

穀梁傳文公曰天王使毛伯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也

毛詩葛屨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

其政貪而謂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戒黍三爰買女莫戒

肯願遊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戒所論語先進曰季

氏富於周公 孔子曰周公天子之舜卿士 而求也為斂聚而附益之 孔子曰冉求為

季宰為之急賦稅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

其罪以責之也

春秋繁露曰木有愛春彫冬榮秋水春多雨比徭役衆賦斂重

百姓貧窮道多飢人救者省徭役薄稅斂出倉穀振困窮



韓詩外曰傳晉平公藏室之臺燒士大夫聞者皆趨車馳馬救  
火三日三夜乃勝子之公子晏獨奉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  
於天下諸侯於百姓農於困度商賈藏於筐篋今百姓困乏於  
外而賦歛無已昔紂桀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  
君之大福也

漢書曰秦為亂治雪刑殘滅天下比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  
戍外內騷動百姓罷蔽頭會其斂家家箕頭數出以供軍費財  
匱力又曰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峯陵夷廉耻相冒  
武力進用法嚴令其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又曰衛青北擊胡賦稅既皆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  
爵反贖禁銅滅罪致賞官名武功爵

又曰孝武時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之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  
廩以賑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  
轉穀百數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是時禁院有白鹿而少府  
多銀賜有司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賧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  
金為中赤金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為皮幣為皮幣直  
四十萬玉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曰孔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師古曰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二人也領鹽鐵



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吞之大莫盜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產累  
千弘羊洛羊陽賈人之子以心計故三人言利折秋毫矣其明  
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何胡賞賜五十萬金是時財匱戰頻不  
得祿矣大農上盜鐵丞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  
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  
曰牢續只今世浮食其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  
人言頻手牢除故盜鐵家富者為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弊之  
利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頻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  
徒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而民不  
吝出南畝商賈

滋象貧者積畜無有仰皆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  
差請算如故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二古曰率計有師諸作有祖  
及鑄以手刀所作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皆邊騎士  
輶車一算師右曰比例也非身為吏之例非為老三為此商古  
人居二算此騎士為輶車者皆令出一算此音必窳反商古  
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悉猶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畀與也音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德名田一人有市籍身及家以便農  
敢犯令没入田貨

又曰晁錯奏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  
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入顯澤之利管山林之餘  
荒淫越制踰後以相高邑有人居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  
得不困

又曰自禹貢在位数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  
錢起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  
重困至於生子輒殺之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  
二十乃算也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頭家有市籍  
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畜夫求商捕辱頭家頭怒欲以吏事中  
商武曰以吾家租賦徭役不為衆奉先公吏不亦宜乎

東觀漢記曰馬防多牧馬畜賦歛羗胡帝不善之數遣勅所以  
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南宮  
災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大原  
河東秋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待輒  
令謹呵不忠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顧一因復貸之於官官復不  
為即受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手

嗟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雀頭杏大明珠象牙犀角璠瑁







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器械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至倉廩虛則傳賤無祿皮幣不衣於天下則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

又曰黃公見黃鵠謂管仲曰鴻鵠東西南儵忽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今仲叔豪人之翼也管子對曰民勞而亡使之不時民飢而重歛焉雖黃鵠之有羽翼其若君何

晏子春秋曰爲君籍厚歛而記爲民進諛謏而記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墨子曰聖王作車舟完固輕利可任重致遠是以民樂而利之今則歛厚百姓施車以文未

飾舟以剗鏤是以其民飢寒並至而國亂矣

又曰古之民未知飲食故聖人耕耨其食也以增氣充虛今則原歛百姓以爲美蒸庖魚鼈前則方丈孤寡凍餒雖歛無亂不可得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歛其德而賦粟倍施他曰

孔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歛耕於其野也孫卿子曰成侯嗣君聚歛計數之君也及取民者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致者也管子爲致者也未及修禮者也故修者王爲



致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莊子曰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  
鍾為壇于郭門之外三日而成上下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設之奢也曰無敢設也奢聞及既琢歸於朴近其用右  
也伺乎其無識任其純朴而也儻其以怠疑無取也筆弓其遠往而迎未  
折無所未者忽禁往者無止任彼耳也從其強梁從于衆也隨其典賦無所係也  
因其自窮用其不得爾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故無慎也而况大有塗  
者也

韓子曰趙簡主出稅史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則利入於上  
輕則利歸於民吏無有私利而正矣

孔聚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其才可將五百乘

衛君曰吾知其才可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  
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如木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弃其  
所短今君以二命弃杆城之將不可使聞於國隣也治曰謹受命  
晁錯上書曰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  
二亡也貪利並出受取不已三亡也

說苑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不治城郭曰敢諫者死國人憂之  
有谷犯者諫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竿瑟遂谷犯終治國焉  
又曰燕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斂於民晏子曰



止夫樂者上下同之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独樂者  
也不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求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  
表而負芻對曰臣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礼尽而毛無所植明  
年東陽上計錢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所以賀我者譬無  
異夫彼路大反表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尺也無所植  
也今吾田地不賀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士大夫也吾  
文之下方安者其上不可居也非此所以賀我  
又曰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祝簡對曰昔吾先君  
中行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後義之不足也今主君

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般輕車飾則歛  
厚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祝爲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  
爲亡矣國亡不亦宜乎

桓潭新論曰漢定以來百姓賦歛一歲爲四十餘萬

淮南子曰或有罪可賞或有功而可罪者始西門豹治鄭

西門豹魏

之侯之官

食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兵甲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

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鄭鄴大亂子  
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王富武  
王國府庫今軍欲爲霸者也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先



登鼓之鉀兵粟米可立故也乃登而鼓之致鉀甲鎧箭箭矢也兵

弩而出再鼓服捷載粟而至服駕出也臣擔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

民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

城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然復地及北有罪而可賞者

也解篇為東風解篇魏臣治東對也上而也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

吾土地非益廣人民非益衆也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

之以春浮之浮河而鬻之文侯曰民寒以力耕暑以強耕收秋

歛冬間無事又伐林而積之負輶而浮之於何是民不休息也

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將馬用之此有而可罪者也

太公兵法曰武王問太公勝負何如對曰夫紂之行不由理精  
兵酒池賦歛甚數百姓苦之

國語曰闕且逢見君子常子常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

為歸以語其第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兌乎吾見今日門

蓄聚積實若餓豹虎焉殆必亡者万吏俸用其半餘二千万万

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万万以給宮

室供養諸賞賜郭子曰王夷甫婦郭太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歛

無厭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景都大史

猶漢之樓獲護字郭氏甚憚之夷甫聚諫之乃云非但我言卿



不可奉陽亦不可郭乃爲以損

京氏別對災異曰火起災何君貪財賦歛及民貨即火爲起不  
救必有日蝕之災矣其救之也奉廉貞之士爲首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第六百

一十九之六百三

十七計七十三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八

治道部九

貢舉上

周禮地官卿大夫之職曰正月之吉受教瀉于司徒退而順之  
于其卿吏伏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執以歲時登其  
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  
行道執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卿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

禮賓之賢

者有德行者也能者有道執者也衆寡謂鄉民之善  
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長者思若今之舉爲孝廉  
者興能者若今之舉茂才也玄  
厥明鄉老及卿大夫群吏獻賢  
思變舉言興者謂合而尊寵之



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夫也

王上其書于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室藏者

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也

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移居于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

德行道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可伏習禮者學大學升于

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不征不給其經役造成也

能習禮則

為成士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造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夏官卿主邦政者進受爵祿者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

各署其所長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命位定然

後祿之

又曾子問曰凡語于郊者

語謂論說于郊者

必取賢獻才焉或以德進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天亦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也矣

又射義曰古者

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再其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

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再於祭數再於祭而君有廢數不冉祭

而君有讓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拏士也已射於

澤而石射於射宮射者得再於祭不中者不得再於祭漢書曰

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冉我定有天下而不再吾共安利

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显之以布告天下御史中執法



下郡守其有意稱明法者必身勸爲之駕詣丞相府署其行義  
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又曰惠帝四年詔舉人孝弟力田者浸其身高石元年初署孝

第官二千石者一人

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故以勸危天下各令敦行務本

又景帝後元二

年詔曰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筭不必衆

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憇之訾筭四得官

有市籍謂賈人

有財不得爲吏貲萬錢筭百二十也十萬乃得爲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筭乃得官

又曰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

其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皆罷之

又曰元光元年舉董仲舒對策曰今郡守縣令民之師所佚承

流而宣化也故師師不賢則王流不宣思澤不流今既亡教訓

於下或不成用主上之法暴雲百姓再姦爲市

言小利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

乃反再之交交易求利

貧窮寡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

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第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

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

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

職務理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

以廉耻資亂賢不肖混殺也諸侯列卿郡守二十石各并其吏



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

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十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

之士可得而官佚也授之官以佚其材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

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錄德存視之也則廉耻殊落不肖異處矣

帝因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限以四科至五年詔徵吏人

有明當代之務習先王之術者縣次給食令每計偕計者偕佚也郡國每

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又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

之人每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也仁義為本始也五帝三王所尤富也

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本仁祖又思以故詔執事興廉學孝廉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

並行次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

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究竟也言見壅過不得聞于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每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

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盖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議曰古者諸

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

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削地矣夫拊下周上者死

附上罔下者刑每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

賢者退其不舉孝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為不勝

任也當免奏可凡之國官非傳相其地自署置又調僚屬及部



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廩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  
資或至千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  
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金茅郎吏歲舉秀才郎吏出  
於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

又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踉

而致千里

跟踉也奔踉者乘之即奔立則踉人也踉音徒計反

士或有負倍之累而立功

名

負倍謂被代識論也累因力端及

夫泛駕之馬

泛覆也音芳勇反字本作覆通耳覆駕者言馬有逸

氣而不脩軌輒也

跡施之士

跡者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尊度也跡音吐各反地音式亦反者也

亦在

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

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群不與凡同也可

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絕遠之國

初公孫弘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

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曰請大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并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

邑有好文學敬事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

謹察可者常以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通一藝

可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令奏即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諸不稱者罰

又曰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

前為此官今不居皆謂之故

持節



行郡國

行下更反

舉賢良孝宣帝時諫大夫王吉古今音同驚放至於積

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

伐檀詩篇名判不用賢也

宜明選求賢

除令弟子之令

又曰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賢朴敦厚遜讓有

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始令丞相御史舉其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即及從官又令

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之其弟高下用知其人

賢否又詔列侯舉民材諫大夫張勃舉

太官獻丞陽湯

獻丞至貢獻物

陽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

謬侯

以舉所舉不得其人故加惡謚謬者妄也

其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久安

為吏長子孫居官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

漢書音義曰甲乙科謂依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

取而答之謂射策上者為甲次為乙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

謂之射策也

後漢書曰建武七年下詔此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公卿司吏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親

試焉

又曰帝處上義曰宜以材行為先不可絕以閎闊然其要歸在

於選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又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相不



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遺無謂

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閱闕

史記明其等曰曰閱積功曰閱言前

前代舉人務舉

失材不拘問也

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

文有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夫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又章帝建初五年詔曰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親問焉其以嚴尺爲先勿取浮華

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次

疑能案章覆問文在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感明足照姦勇

足決斷才任三輔皆存孝弟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

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材尤異孝廉吏務實按試以職有非其

人不習官事正舉者故舉不實爲法罪之

後漢書和帝永光五年詔曰選舉夫良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

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式之以職

乃得充選又依行尤其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

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吏削史訖無列察今新

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显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



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官庶多非其人下人被姦  
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又永元六年詔曰朕以眇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並度濟  
河之域凶饑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  
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  
爲苛刻覆案不急以妨人事遂非而以上當天心濟元元也思  
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內郡守相  
舉矣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諸公  
車朕將親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又永元七年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人謫於人有司  
詳選郎官寬傳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  
補長相

又永平十四年詔曰函并涼州戶口率少途役衆劇束脩良吏  
進士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戶口十萬以上歲  
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詔公卿內外衆官群國守相舉賢良方正  
有道術之士明改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永初二  
年詔曰昔在帝王承理人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



依尊奉大業而陰陽產越變異並見間今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永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監不逮而所對皆尚淳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災異陰陽之道璇璣之數者各佚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祇又詔其經明任博居御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諧上五年又詔曰爲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真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違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

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又曰胡廣南郡人初爲群散吏太守法樞之子貞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樞勅真助求其才樞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樞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又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曰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皆補郎舍人時尚書令左樞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舉經舉人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



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徑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其  
奇着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  
德師徑叅雜伯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致莫或革今以  
一匡之言不可剗戾舊章竟從雜義於是上言即國孝廉古之  
古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  
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  
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  
以美風俗有不承科命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不拘年  
歲帝從之乃班下即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

凝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部以臣充  
選郎不能屈惟詰之曰昔顏回問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耶無  
淑以對乃遣還郎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  
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不却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  
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  
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  
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庶河南趙建年皆十二各能通經  
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又桓帝詔曰孝廉吏皆能典職牧人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



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  
及元元頃多頌緄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  
疲瘁困於徵發庶望群吏惠我勞人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  
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共行乃得忝選賦吏子孫不得察  
舉杜絕邪偽請託之源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信因甲古字通  
又曰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弟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  
下弟者罷之詔曰孔子嘆學之不諱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  
立十去高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  
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齊書左僕射王儉請講頌選記褚顏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  
末今若復古伏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  
古者選衆今則不然竒材絕知所以見遺於草澤也  
梁書天監中沈約上疏曰當今士子擊多畧以萬計常患官少  
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  
伏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荅一問策能過此乃雕虫小道何關  
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空語爾後漢魏書孝文時韓麒麟子明  
宗上言曰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矣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  
察徒有秀孝之名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禪



生妙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  
者是其父祖之貴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  
賤亦可用之苟非其人虽三后之胄自墜於皂隸矣或云伐無  
奇才不若取士於門地此亦夫矣豈非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  
而不置哉但當按其寸長珠重者即先叙之則矣才無遺矣  
北齊書曰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  
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生於朝堂中楹秀才各以班草對字有  
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監少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  
席脫容刀

後周書曰宣帝大成元年沼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  
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歲一人下州三歲一人

隋書曰文帝開皇中制諸州貢士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治道部十

貢舉下 利舉利附

唐書曰貞觀中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荅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議事群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莫而若已若者亡今不穀之不德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平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荅海內賢哲將其人耶朕甚憂之



又曰貞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時冀州進仕張昌齡王公直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秦等第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固召師旦問之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体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說

又曰貞觀中文皇帝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又曰調露二年刘思立除考功員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膚淺秦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爲常又曰載初元

年試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數曰方畢

殿前試人自七始也

又曰景雲中制四方選集群才輻漆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習三徑通大義者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者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辯聲象者傳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韜畧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聰於受領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擇焉

又曰長壽二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已未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則金帛羽毛昇於王陛之下賢良文學弃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



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  
之禮制曰可

又曰開元中詔諸州鄉貢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渴先師  
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沒食兩館及監內得  
解舉人亦准此其曰清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伏並往觀禮即爲

常式

謂先師自  
此始也

又曰開元中國子祭酒揚場上言曰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  
常有千數之及弟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虛廢官  
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十餘

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  
其效官豈職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務以功進之有司爲限約  
務以黜退之臣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  
功及弟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  
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上然之  
又曰開元中勅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已來殊  
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究旨  
趣安得爲敦本漫古經明行脩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其  
明經自今以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



太義十條取六已上免試經策十條令若時務策三道取粗有  
文性者再及地其進士宜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義十帖取通四  
已上然後准例試雜文策考通再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  
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得試策十條得六已  
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且所試雜文策  
及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向明徑大義日須對對同舉人考試  
庶能否共知取捨無媿有功者連可不勉歟

又曰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撥兼禮部侍郎撥常以主司取士多  
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和策殊未知執不至者居文史之園

亦不能擒其詞操深昧求賢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庭  
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常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  
務得才徑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又曰上  
元年劉曉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孝廉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  
天下響應駸於才執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他人成俗才  
執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俟  
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觀理體文成  
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條其末况古之作



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門極策於煙霞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者昔者採詩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起誦蓼莪孝子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務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必敦德厲行以佇甲科艷舒俊才沒而不出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俗從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变者歟

又曰竇應初禮部侍郎揚館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公卿以下集義中書舍人賈至議曰揚館所奏實為正論然衣冠遷徙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盡今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科抵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其國子博士出等望加員數十道大郡量置太學官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致生徒依乎故事保素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焉勅旨每州歲察孝廉取在鄉里有孝弟廉耻之行薦焉秀才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通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體理者並量行業授官

又曰竇應初禮部侍郎揚館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



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代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  
經問義二十條皆取旁通諸義務旁根本試策二道問古今理  
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一道三道畢日經義及策  
全通爲上等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  
策通二爲中弟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徑皆聖人深旨孟  
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經其試如上秀  
才舉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曰試一道全通者爲上  
第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身處分問義十條通七弟四爲中第送  
吏部再官下罷之孝弟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典切即令所

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今身舉人或舊業既習理難速改或遠  
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令秋舉人中有精願  
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之後一依新格勅旨進士明經置來日  
久令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  
又曰建中初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奉應口問大義明  
經等舉人明徑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於義理  
少有能通徑術衰莫不由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少其人且因  
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舉司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成全向義不行  
字落弟之後喧競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全直書其



義不假文言既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証平此取舍庶歸去公知  
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勅起與處明徑  
請臧兩選伏請每歲甄獎不過數人庶使徑術漸興人知教本  
勅旨明徑義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聞奏循商量處分餘依  
又曰建中初尚書左丞權知禮部貢舉雇少連奏伏以取士之  
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  
行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對對答之失覆視無憑黜  
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勅以所問錄於紙  
上各令直書真義不假文言仍請依徑疏對勅旨宜依元和二

年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准舊試墨義十條  
五經通六便放入策詔從之又曰建中三年四月勅禮部應進  
士舉人等自今以後如試官并不合選諸色出身人有應舉者  
宜先於舉司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問下重  
加考覈如實才堪即令所司追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  
至選日仍稍憂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

又曰貞元中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甄官  
時贄輸心於肅與元翰推薦之士并弟之日雖衆望不恆然一  
歲選士統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者十餘



又日元和初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官員外待  
吏部員外郎常貫之爲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揚於陵鄭敬  
李益與貫之同考覆是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這真無  
所畏避考官第其策皆居三等權幸或惡其詆已而不中第者  
乃注解其策同爲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  
之祭不先上言地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號州  
司馬揚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裴均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  
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不得已罷均翰林學士除

戶部侍郎

又日元和中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徑進士  
舉者請准舊例送考功考試從之

又曰長慶元年勅今年錢徽下進鄭郎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  
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曰白居易等重試覆落十人三月  
丁未詔曰國家沒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  
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  
不先定求言敗俗深用與懷鄭郎等昨令重試不永深僻題自  
貴觀學執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徑閱其程試  
之文却不知其本事司律鄙淺蕪累可知其孔温業等三人可



與及第其餘落第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勅及策人所試雜文并科先送中書門下詳覆

又曰長慶中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依以禮部放榜已是或名中書重復尚未及第苦重復之中萬一不定則放榜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爲非便臣復請每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復後勅却下本司後准舊例大字放榜從之

又曰大和初以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官策第二十二人而前進士劉蕢策最切直不居選其間

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詞激切士林感動雖晁董無以過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識者之議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其文至有相對而泣者諫官等或將其策白於宰臣怯憚亦不敢爲之明白登科人李郡者深有所愧抗表請讓官於蕢事竟不行天復初劉季述敗起居郎羅衮上書請追曾蕢於是下詔正左諫議大夫仍請子孫叙用初蕢條對策言官官權盛後必爲患及是果然也

又曰太和中禮部侍郎李漢奏准太和七年八月勅貢舉人不  
要試詩賦策且先帖大經小經共十帖次對正義十道次試論



義各一首訖考覈放及第

又曰太和八年中書門下奏進士放榜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弟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榜伏以委在有司固當精慎宰臣先知取舍事非至公今年以後請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弟人所試雜文及鄉頭三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下便領令定制

又曰會昌三年勅禮部所放進士及弟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勳者即毋不要限人數每年止於十人五人惣

又曰會四年中書門下奏文學之科以永黎後臺閣清選莫不由茲近緣覆實不在於鄉閭超名類類於非類致有跋扈之地請計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已後舉人於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親姻故舊久同持處者其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詣知者爲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資朋黨之勢亦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地自相隱蔽有人科舉其同保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爲禮部朋爲戒勵編入舉格勅旨依奏

又曰大中禮部侍郎魏扶放及弟二十三人續奏放及弟三人封彥鄉崔涿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爲衆所知其父皆在重任



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奉選止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常璩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進止令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只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刑典從今以後但依常例取舍不得別有奏聞

又曰大中初勅自今放進士榜後本國任依舊宴集所司不得

禁制

先是武帝好巡遊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又曰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為御史所劾侍郎裴論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罰兩月俸考官刑部侍郎唐扶出為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顥罰一月俸其登科十人並洛下

又曰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勅付翰林自今放牒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所司逐年編次

又曰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潘知舉放博舉宏辭科陳琬等三人及進詩賦論等召潘謂曰所試詩中重用字何如潘曰錢起相灵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似不及起乃落

下  
李肇國史補畧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又由其中出者終身為聞人故爭名常切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授



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  
年有司謂之座王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  
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記人為司賦非謂自薦也將試相保謂之合保郡居而  
試謂之私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既捷列  
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會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  
試後亦謂之閱宴宴後同年各有所鄉之拜謂之雜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閱不徒而醉飽  
謂之打耗燥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夏課挾藏  
而入試謂之書策此其畧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  
司維然賢者得其大志故位及人臣常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

唐書慶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韓思彦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環

苗神察格輔元除昭上元三年正月詞殫文律科崔融

永隆元年岳牧舉

垂拱四年十二月詞標文苑科房晉甫瓊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祖直抱儒素之業科李文憲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狗節寧拜科薛稷

登聖元年長才廣度泥迹下僚科張倚

通天元年文範優長科韓璘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

蘇頌 崔玄童 袁仁敬 何鳳 孟温  
李洪子 與芦從原 趙爾欬 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

崔頹 鄭微 及第  
疾惡科 馬萬不 及第

長安二年龔黃科

馬克麾 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

張大永 魏啓心 魏惜 芦狗 張文成  
褚珍 咸慶業 郭璘 趙不為 及第

才位高下科

馬萬石 晁良 貞 張敬 及第

三年才堪經邦科

張九齡 康 元 懷 及第

賢良方正科

蘇晋 朱務光 寇沈 芦怡 吕恂 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

夏候銜 及第

茂才異等科

王敬 芦從 重玄 及第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

表 暉 韓朝 宗 及第

藏名負俗科

李俊 及第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

韓休 及第

藻思清華科

趙冬 聯 及第

寄以宣風則

能興化變俗科

郭璘 及第

道侔伊吕科

張九齡 及第

手筆俊拔超越輩

流科

杜昱 張子漸 張秀明 常無名 趙居真 賈合 郭巨 及第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

梁升 鄉表 楚容 及第

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

孫然 及第

良才異等科

邵 閻 之 崔 翹 及第

五年文史庶優科

李昇 期 康子 九 達 奚 珣 及第

文儒異等科

崔 係 褚 庭 及第

六年博學通義科

鄭少微 有 成 及第

七年文詞雅麗科

邢巨 苗 晉 卿 褚 思 光 趙 良 器 及第

十二年將師科

裴 敦 復 房 自 謙 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

鄭 珣 樊 衡 及第

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

鄧 景 山 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 吳肇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辭科 鄭昉陶輪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 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 劉瑾杜綰及第 智謀將師科 張重光崔圖李廣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詞秀逸科 崔允顏貞卿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 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詞藻宏麗科 楊綰及第

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 楊膺及第

六年風諫主文科 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姜公輔元充直樊澤呂元膺及第

文詞清麗科 奚陟梁肅劉公亮鄭轅泥封吳通玄及第 經學優深科 孫玘黎逢白李適及第 高

蹈立園科 張神衡良儒蘇哲及第 軍謀越衆科 夏侯審平知和鄭儋凌正周謂丁佺及第 孝悌

力田聞於鄉里科 郭黃中崔浩李牧及第

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常執誼鄭利用穆賢揚鄭裴復柳公綽歸

登直李言崔卯鄭敬 熊執易劉簡甫及第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識洞韶

畧堪任將師科 許贊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崔元翰裴次元存尋崔豐史牟陸震柳公綽趙係徐

弘毅常彭壽節儒立王 杜倫元易王員及第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 李孝選



梯力田聞於鄉里科

張聆及第

十年十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均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克佐徐弘毅崔群皇

甫鏞王仲舒許季同仲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朱頴及第

祥明政術

予陵鄭士林丘顥及第

可以理人科

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其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元積常惇獨孤有白君易曹景伯常慶復崔暉羅讓崔護

薛存慶章術李璠元脩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

陳岫及第

二年四月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牛僧儒皇甫湜李宗閔李政封吉弘宗徐暉賈鍊及第

軍謀弘遠材任將軍科

樊宗師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龐言任琬呂述桃中常暉曙李回崔

擬從常正

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

崔郾及第

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

吳思庫商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李思玄及第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唐中揚儉常端符舒元稹等及第

詳

明吏理達於教化科

常正實及第

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裴儔侯雲章及第

大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休裴李京師南卓李甘杜牧馬植

鄭亞崔珣王式羅劭京崔藻韓

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

宋沮及第

賓崔慎由苗音常昶崔煥及第

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鄭冠李式及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此處為多欄的正文，文字因模糊而難以辨識，但可見其為繁體中文。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

治道部十一

薦舉上

禮記檀弓下曰趙文子知人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

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蒞僻

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君惡人之中使之犯也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

達之不望其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授能有如七者



左傳莊公曰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紆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君志

在生得管仲故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讐甘心欲言快意戮殺

也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叔鼻

而稅之堂鼻齊地或曰鮑叔解夷吳縛於此因以為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儀

高儀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名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又僖仲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弗食言其廩且人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投言也衰有大功猶簡小善以諫進之亦

不遺勞

又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睢楚邑自但及復使子玉治兵於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

食時為終朝

耳耳薦邑自旦及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

不賀子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

諸內而散諸外所獲幾何玉之敗子之舉也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

又曰初舊季使遇莫見莫缺釋其妻媿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公

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受之罪也亟鯨其舉也與禹管仲桓公

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抵兄不友弟不恭不相



及也詩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又曰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師趙襄曰欲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欲穀將中軍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知秦穆之為君也舉

人之周也

周備也不偏以一惡弃其善

與人之一也

一無二心

孟明之臣也其示

解也能惧思也子素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子素公孫枝舉孟明者

詩曰予以採蘩于沼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莫子子素有焉

言子素有

舉善

之謀

又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孤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

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為趙

有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又文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

蒼野墮欽檮

戴大臨龍隆庭堅仲容叔達

此即倫庭堅即真陶字

齊瓘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幸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猷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高辛帝譽之號此會人魏契朱完熊羆之倫

忠肅共懿

宣茲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以至子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內平外城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

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又襄三曰祁奚請老

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孤其讐也

將立之而卒

解孤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肸死矣

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赤我之子伯莘

於是使祁午為中

軍尉羊舌赤佐之

各祁其父

君子謂伐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

為謫立其子不為比舉其編不為黨商書曰無編無黨王道蕩

蕩其祁之謂矣解孤得舉

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午得位伯莘得官連一

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又襄六曰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福

福近大國

族大寵多不

可為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子之國無小

言在治政

小能事大國乃寬

為大所恤故也



論語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卑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又曰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

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子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

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又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曰夫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

使與已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以孔子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史記曰秦穆公以羖羊皮贖百里奚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

讓曰臣不及臣交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國於齊而乞食鏗

人蹇叔收臣困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山臣臣得脫齊難遂之

周周王子頽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頽欲用臣蹇欲止臣臣去

得不誅事虞即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節耳

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之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

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大夫

又曰秦孝公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

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說孝公變法脩

行內務耕稼外勸戰士明行賞罰孝公善之卒用鞅鞅法百姓

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



又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安平曰臣  
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范雎乃載以入  
秦

又曰趙烈侯好音謂相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  
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矣鄭歌者捨石二人吾賜之  
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日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  
有可者有項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  
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  
番吾君曰牛畜首欣徐越皆賢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

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  
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毋無不充君悅乃伏伏謂相國  
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  
國二襲史記蘭相如趙人也爲趙官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伏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  
璧趙王欲諸大臣謀欲毋秦怒秦怒秦城不得見欺欲勿毋即  
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伏執秦者未得官者令繆賢曰臣  
舍人蘭相如可伏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舍人蘭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從大王與燕



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地欲往蘭相謂  
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遂再趙王地燕王欲結交於君今君  
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  
肉袒伏鋒鑕請罪心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君臣竊  
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供于是王召問藺相如以爲賢遂  
供入秦

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而平原家不肯出趙  
奢以法治之殺用事者九人平原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  
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具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當以君之貴奉公如法  
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  
耶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  
實卒爲名將

又曰陳平亡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再語而說之乃拜五  
都尉伏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誰盡侯灌嬰等咸總平曰臣聞  
王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忠又忘歸漢今日大王  
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召讓趙無知曰臣所言者能



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  
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雇其計譏足以利  
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乃王厚賜平拜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後高祖定天下每平部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  
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謀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  
無知

漢書曰韓信投漢肖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即亡何聞信去不及  
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夫左右手一二日

何來謁見上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  
曰亡者誰曰韓信上曰亡者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信  
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

張晏曰無事用信也

必欲爭天下無

信無可與計事者

又曰孫叔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進專言故辟盜壯士進  
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而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  
猾何通乃言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  
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之

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中國同居以貧為騎郎事孝文



第十年不得調王所知釋之曰久官臧仲之產不遂欲免國中  
即將爰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又曰賈宜年十  
八以旨誦詩書康文稱於都中河南守賢公聞其秀才詔置門  
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詔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  
斯同邑而嘗學士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詔以爲博士

又曰武初即位是時丞相曰分每入秦事移日所言皆聽薦人  
或起家至二千石權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也  
又曰韓安國爲人多不畧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貨

然所推舉士皆矣於已者

又曰張安世嘗有所薦人來謝弗復爲通郎功高不調自言安  
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  
許已而即果遷幕府長史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長史曰將軍  
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議安世曰明世在上賢不肖  
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事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又曰朱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諸闕上書久不報  
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與之會邑子嚴取貴幸薦買  
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因悅之拜買臣爲大夫每嚴助具侍



又曰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以衛侯伏持節奏大宛諸國客至伊  
脩城都尉守昌言車與國公殺漢使奉世與其副嚴昌計遂以  
節諭諸國王發其兵進繫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  
詣長安諸國悉降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  
曰賀將軍所舉得人

又曰王章奏王鳳不忠天子悞謂鳳曰微京兆言吾不聞社稷  
計且唯賢知矣君誠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奉封事薦中  
山孝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章於此爲鳳所忌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進士將稱人之善爲楚內史而龔在沛都  
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之功也世以  
此多焉

又曰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左右常薦光祿大夫  
劉向少子歆通表有異才上乃召見誦讀詩賦甚悅之歆以爲  
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又曰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垂涕目將軍病如有不  
諱平何侯潭次將相矣鳳頓首泣曰潭等雖與臣至親行奢僨  
無以率尊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臣敢死保之初譚等倨不旨



事鳳而音敬鳳卑恭挈故薦之

又曰哀帝有詔舉太常王莽私何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代司馬者莽故大司馬亂位辟丁傳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於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議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嗣無所方當選立新近輔幼主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諷有司劾奏

武公孫樂相稱舉皆免

又曰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三吏肖威薛脩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爲進之

續漢曰虞詡以左椎有忠臣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椎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難以爲儆戒實有王臣蹇之節周公漢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椎尚書又曰陳蕃胡廣等上疏薦徐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城陽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雲德行純備著於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三三莫



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

又曰喬玄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拜度遼將軍尚書薦中侍郎將張真自代及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梁建規雖爲名將素譽百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真  
是附黨朝廷而不向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

